

梅貽琦的穩、慢與剛

●葉公超遺著。趙賡颺校

宋哲元的逮捕名單

我十幾歲時在美國讀書期間就見過梅月涵（貽琦）先生幾次，但和他並無接觸。民國十八年我受聘任教清華，直到二十五年纔回北大；在這期間，我和梅先生的接觸就比較多了。後來於抗戰期間在長沙、昆明，和梅先生見面、談天、一起喝酒的機會，就更頻繁。

梅先生之為人、作事、讀書，都是非常謹嚴：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。他的性格可以拿三個字來描寫，就是：慢、穩、剛。梅先生的慢，有時頗令人着急，尤其對於像我這樣急性的人。記得那年宋哲元委員長派兵到清華去逮捕共產分子。事前我們就得到這個消息，葉企孫、陳岱孫、馮友蘭、張奚若等和我，都在梅校長家裏商量如何應付這樁事。幾乎每個人都說許多話，惟有梅先生自己默然不發一言。大家都等着他說話，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，他老先生還是抽着烟一句話不說。結巴的馮芝生最後就向梅先生說：「校長你——你看怎麼樣？」梅先生還是不說話。我就忍不住了，我說：「校長，你是沒有意見而不

說話，還是在想着而不說話？」梅先生隔了幾秒鐘答復我：「我在想，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，我們現在祇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。」有人問：「究竟有多少人會來？什麼時候來？」梅先生說：「都還不知道。」

又有人說：「校長您可以不可以給宋哲元通個電話，索性問他有多少人來，什麼時候來？他們想怎麼樣來逮捕這些人？要逮捕學生的名單可以不可以先給我們看一看？」梅先生很慢的回答：「我昨天已經見到宋哲元了，他說名單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，因為中央可能還有最後的名單送來；至於什麼時候，有多少人來，要等到中央最後的名單到了之後，才能決定。我看，來是不成問題的。」後來還是梅先生把校內的安排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。

另有一次我去找梅先生，和他談一樁極小的事，他的回答很慢，我性子急，等不到他說完，就搶着說：「我想這個辦法不成……」梅先生忽然很快的就插了一句嘴：「是的，我也認為這個辦法不成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我有個辦法也許成……」。以後他纔說出了一個具體的辦法。梅

先生說話的聲音，總是那樣低平而沈重，尾音向下落，和一般天津人說話尾音向上升的不同。唯一的時候他的尾音會向上而且較為急促，就是當他表示實在詫異和驚奇的時候。

至於插嘴或搶着說話，那是極少極少，只有遇到急性人逼着纔偶一為之。但是梅先生的慢，在他的行動上，在他的說話上，往往是因為要得到一個結論後他才說話。這種習慣是怎麼來的，我沒有考據過，梅太太可能比較清楚。因為說話慢，所以他總是說話最少；因為說話少，所以他的錯誤也極少。我認識的人裏頭，說話最慢最少的人，就是他和趙太侔兩個人。陳寅恪先生有一次對我說：「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，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，那樣少，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」

外圓內方理想酒友

因為他說話少而嚴謹，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別的嚴謹。天津人叫「吃穩」，梅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。當然，梅先生是一個保守的人。保守的人對社會的影響可能有兩種：一種祇要保守優良

的傳統，他的影響當然是好的。一種是倚老賣老的保守者，這種人凡是屬於前輩的陳舊的東西，他都認為有代表而保守的義務；這種人少幾個，社會也會進步一點兒。梅先生在思想上非常之新，在作事的設計方面也非常之新；在個人生活方面，他非常之有條理而能接受最新的知識。他有一種非常沉重的責任感，是我最敬佩的。大陸淪陷後，他住在美國，我每次到紐約都去看他，都勸他回臺灣來，而且要把清華的錢用去臺灣。他每次都說：「我一定來；不過我對清華的錢，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，我纔回去。」

有一次，他拿出許多計劃來，他說：「我不願意把清華的錢去蓋大房子，去作表面上的工作

；我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錢為國家作長期的研究工作。」那時候國內就有些人對梅先生不甚滿意，認為他是一個守財奴，只肯把錢用在外國，不肯用在臺灣。我最初也這樣想，後來我纔知道他並非如此，而是比我想的周到。他是第一個人想到現在的長期發展科學，至少胡適之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。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的計劃，他想了許久，初期他沒有跟任何人談。往往他自己已想到的事，後來有人向他建議，他也從來不說「我也想過」或「我也想到」這類話。

梅先生是一個外圓內方的人，不得罪人，避免和人摩擦；但是他不願意作的事，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。他處世接物，都以和平為原則，而

且任何事他總是不為己甚，寧可缺一點。我對梅先生之為人，非常敬仰，因此也常常想念他。

梅先生歡喜喝酒，酒量也很好。喝酒的時候，尤其是和熟人在一起，他的話比較多，而且愛說笑話。可是比起歡喜說話的人來，仍然是寡言。他的酒品——我不愛用「酒德」這個名詞——非常值得懷念：中國人喝酒往往講究鬧酒；鬧酒的時候，好像一隻手在打算盤，另一隻手放在六法全書上，有時候也不無風趣，可是多半的時候是要壓迫人家喝酒，而為自己不喝酒作辯護。梅先生也喜歡鬧酒，但是對自己可是絕不吝嗇，結果就是，他那種很輕易流露的豪氣，使他成爲一個極理想的酒友。

中外文
史叢書

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
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